

魔障

撕开鲜血淋漓的真相
探寻生之出口

丛书主编 刘志权



世界经典中篇坊

WORLD CLASSIC

传承文学传统
再塑文学精神

Bulgakov

[俄] 布尔加科夫 等 著
刘思艺 等 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魔障

撕开鲜血淋漓的真相
探寻生之出口

〔俄〕布尔加科夫等 著
刘思艺等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障 / (俄罗斯)布尔加科夫等著;刘思艺等译

.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2014.1

(世界经典中篇小说坊)

ISBN 978-7-5399-6886-5

I. ①魔… II. ①布…②刘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世界 IV. ①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91629 号

书 名	魔障
著 者	布尔加科夫 等
译 者	刘思艺 等
责 任 编 辑	黄孝阳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邮编: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652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	16
字 数	195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6886-5
定 价	29.5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001 外套

[俄] 果戈理 著 苏昀晗 译

031 地洞

[奥] 卡夫卡 著 马 丹 译

065 雨

[英] 毛 姆 著 黄园园 译

111 穷乐师

[奥] 格里尔帕策 著 曹 萍 译

153 不灭的明月的故事

[俄] 皮利尼亚克 著 苏昀晗 译

197 魔障

[俄] 布尔加科夫 著 刘思艺 译

外 套

[俄] 果戈理 著 苏昀晗 译

在部里……不过,还是不要说明是在哪一个部为好,没有比部、团队、办公厅,总之是官僚阶层的人,更令人恼火的了。现在,每一个官员都觉得,自己受辱就等于是侮辱了整个阶层。听说,前不久一个县的警察局局长,也记不清具体是哪一个县的,他上递了一份呈文,其中明确指出,国家法令的作用正在消减,他神圣的名字被无端亵渎,呈文之后还附加了大量的奇闻异事以作辅证,其中每隔十页就会出现一次该局长的名字,有些部分只有在酒精的作用下才能够写得出来。

因此,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,我们还是把这个部称为某部为妙。总之,在某部里有这么一位官员:此人算不得仪表堂堂,矮小的个子,脸上长了些麻子,头发呈浅红棕色,眼神还有些欠佳,额头光秃,脸颊上布满了皱纹,脸色透着痔疮病人特有的暗黄……这有什么办法呢?都是彼得堡的天气的错。说到官衔(我们这里什么都要先说官衔),那他就是传说中的要做一辈子的九等文官,大家都很熟悉,作家们最擅长的就是欺负那些无力反抗的人,对于九等文官这样的小官吏更是极尽调侃揶揄之能事。

这位官员姓巴什马奇金，可以看出，这个姓氏跟“鞋”大有关联^①，不过，它是什么时候开始，怎么从“鞋”这个词演变而成的，就无从知晓了。他的父亲、祖父、内兄甚至巴什马奇金全家都是穿长靴的，一年大概只换三次鞋掌。他的名和父称是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^②。读者可能觉得这名字有些奇怪，必定是费尽心思想出来的，其实不然，这绝对不是刻意取的，只是当时的客观情况致使他不得不叫这个名字，换成其他的任何名字都不适宜。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错的话，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是五月二十三日凌晨出生的。他已故的母亲，那位贤良淑德的官员妻子，打算好好地给孩子受洗取教名。她当时躺在正对房门的床上，右手边站着一位德高望重的教父^③——伊万·伊万诺维奇·叶罗什金，是参政院的股长；教母则是警察局长的妻子，品行出众的阿丽娜·谢苗诺芙娜·别洛勃留什柯娃。现在，有三个名字供产妇挑选：莫基亚、索希亚或者就用圣徒霍兹达扎特的名字。“不行，”他已故的母亲想，“现在的人都叫这些名字，太普通了。”为了让她满意，大家把日历翻到另一页，又出现了三个名字：特里菲利、杜拉和瓦拉哈西。“真是受罪啊，”母亲说，“这都是些什么名字啊，闻所未闻。就是叫瓦拉达特或是瓦鲁贺也就算了，偏偏是什么特里菲利和瓦拉哈西。”于是，又翻了一页日历纸，上面的名字是帕夫西卡希和瓦赫齐西，母亲依然不满意。“算了吧，我看啊，”母亲说，“这就是他的命啊。既然这样，不如就叫他父亲的名字阿卡基，就这么办吧。”就这样，他就叫做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了。孩子受洗时不但哭了起来，而且还挤眉弄眼的，那副神情就好像自己已经预先知道，将来就是做九等文官的命。

① 俄语中的“鞋”读作“巴什马克”，该姓是由“鞋”字演化而成的，这里暗喻受人践踏的命运。

② 俄罗斯人的名字由名、父称和姓组成，这里“阿卡基耶维奇”是父称，即“阿卡基之子”的意思。

③ 旧俄习俗，孩子受洗取名，必须有一名教父和一名教母在场。

他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。我们讲述这些，完全是为了让读者明白，他有这样的名字绝不是偶然，而是因为另取别名是完全不可能的。他什么时候来部里当差，又是什么人帮忙安排的，大家都想不起来了。无论换了多少任部长和领导，你总能看到他就坐在那个位置，脸上永远挂着那副表情，干着抄抄写写的差事。以至于后来，人们都确信，他从出生时起就开始做好了谢顶和穿这套制服的准备。他在部里丝毫不受尊重，当他走过门房的时候，门卫不但不起身，甚至连正眼都不看他一下，就好像经过接待室的是一只普通的苍蝇。领导们对他更是冷漠而专横，一位副股长居然直接就把公文戳到他的鼻子底下，连一句“请抄写一下”或是“这个案子挺有意思的”这种在高雅场合该用的客套话都懒得讲上一句。不过这位官员呢，也只是看看文件，也不管是谁丢过来的，有没有支使他的权力，拿起文件就动手抄起来。

就连年轻的官员也充分运用官场上的聪明才智，极尽所能地嘲讽、调侃他，当着他的面编造各种关于他的故事：说他跟七十岁的房东太太有私情，那老太婆对他拳打脚踢，逼问他婚期几何，还往他头上撒纸片，说是雪花飞舞。然而，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却从来都不反驳，好像大家议论的不是他。这样的吵闹完全不会影响到他工作，置身如此喧嚣之中，他也不会抄错一个字。只有当玩笑开得太过火，碰到他胳膊，干扰他干活的时候，他才会说一句：“饶了我吧，你们为什么总是欺负我呢？”话语中充满了无奈，传递出了令人同情的哀怨。因此，那个刚来的小伙子，本想依样画瓢地嘲讽他，却好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，忽然怔住了。从那以后，年轻人觉得周遭的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，一种莫名的力量让他与刚刚熟识的同事疏远了，原本他是把这些同事看做体面而有教养的绅士。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每每心情愉悦的时候，他总会想起矮小谢顶的小官吏说出的那句令人揪心的话：“饶了我吧，你们为什么总是欺负我呢？”这句话隐含了另一层意思，可以穿透到人的心底：“我是你们的兄弟啊！”这

位面色苍白的年轻人掩面而叹，后来他的一生中数次感到不寒而栗，因为他频频看到人类身上非人性的残忍，他无数次地看到，在那些光鲜亮丽、温文尔雅的外表下，啊，天呐！甚至是在那些被认为是高尚正直的人身上，仍然掩藏着一颗如此残忍和粗鲁的心……

在别的地方恐怕找不到像他这样忠于职守的人了。仅仅说他尽职尽责是远远不够的，不，他对这份差事简直充满了热爱。在抄抄写写之间，他似乎进入了一个色彩斑斓、愉悦舒心的世界。抄写时，他的脸上总是洋溢着享受的喜悦，有几个俄文字母尤其能讨他欢心，每当写到这几个字母时，他总是喜不自胜，嘴角上扬，两眼微眯，暗暗地笑着。通过他脸上的神情，仿佛可以读出他正描画的是哪一个字母。如果按照勤勉尽职的程度来论的话，他恐怕已经是五等文官了，可是，就像那些刻薄的同事所说的，他尽心工作了这么多年，得到的只是枚小领章还有痔疮。

不过，也不能说没有上司关心过他。有一个好心的部长，看他多年来尽心尽力，想要褒奖他，便派给他一些比抄写更重要的活，就是把办好的事务草拟成公函，送到另一个机关去。他要做的也就是把封面的标题改一改，将动词的第一人称换成第三人称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份工作竟让他为难得汗流浹背，不断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，最后，不得不恳切地说道：“不行，还是让我直接抄写文件吧。”从那以后，他便注定永远只能干抄写的差事了。除了抄抄写写以外，别的事似乎与他都没有关系。他从来不会在意衣着打扮：他的制服不是绿色的，而是棕红中透着面粉般的黄白色。衣领又窄又矮，以至于他那短脖子竟可以从衣领中伸出来，显得颇长怪异，就像是在俄国的那些外国商贩，顶着摇头晃脑的石膏猫的脖颈一样。他的制服上总是粘着一些附属品，一小截干草，抑或一小段线头。他还有一个特殊的本事，每次上街，总是能赶上别人从窗口往外扔垃圾，因此，他的帽子上从来不乏诸如西瓜、香瓜皮之类的装饰。他这一生从来没有关注过

马路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情，我们知道，他的兄弟，也就是那位年轻的同事，他无时无刻不关注着街上的变化，目光犀利，甚至可以看到对面人行道上路人跳脱的裤子套袋，每每引得他脸上露出了戏谑的笑意。

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就算盯着什么看的话，那也一定是在看自己干净、匀称的字体，除非从哪冒出一匹马来，把头伸到他肩膀上，呼出一阵风吹到脸上，这时他才能发现，自己并没有徜徉在字里行间，而是站在马路的正中。刚一回到家，他便立刻坐到餐桌前，急匆匆地喝着菜汤，囫圇个儿地吞下夹洋葱的牛肉，恐怕就连吃了苍蝇或是上帝送到他嘴边的任何东西，他也不会察觉。一旦填饱肚子，他就起身，拿出墨水瓶，开始抄写带回家的文件。如果没有公文可抄，他就自得其乐地给自己抄一份副本，特别是当公文的特别之处不在于文辞优美，而在于其呈送对象是一位新贵或大人物时，他更是受宠若惊，乐此不疲地抄写。

当彼得堡昏暗的天空被夜幕笼罩，所有官员根据自己的俸禄按照自己的喜好饱餐一顿的时候；当机关里的鹅毛笔响动渐止，所有自己的、别人的、今天的、甚至明天的事务都告一段落的时候；当官员们忙着享受自己的空闲时光的时候，有的人匆匆赶去剧院；有的人跑去逛街，欣赏那各式各样的女帽；有的人则去参加晚宴，对着一位被小官员们奉为明星的美少女阿谀奉承；有的人甚至直接跑到四楼或三楼的同事家，那儿有两间小屋，外带一个前厅或厨房，家里摆着一些时髦的玩意儿，一盏灯，或是舍弃了美食、游乐才买来的物件。所有的官员都跑去友人的小屋里玩惠斯特牌^①，饮茶吃点心，抽着烟杆吞云吐雾，讲着从俄国人不得不努力参与的上流社会中听来的飞短流长，当无话可说时，甚至还讲起那说了成百上千遍的笑话，就是城防司令接到消息，

① 一种类似桥牌的牌戏。

法尔康^①雕塑的纪念像^②的马尾巴被人砍掉了的笑话。总之，即使在这样的时刻，在所有人都尽力寻欢作乐的时候，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也从来不会去找任何娱乐消遣。谁都说不出，在哪天晚上曾在哪儿遇见过他。等他抄得心满意足了，便躺下睡觉，然后还微笑着期待，明天上帝会赐给他什么东西来抄写。一个年俸四百卢布、安于现状、听候命运安排的人，如果就这样打发着日子，本来是可以活到垂暮之年的。可是，人生的道路上总是充满了磨难，不只是九等文官，就算是三等、四等、七等文官，或者顾问，乃至那些不理世事的官员也不能幸免。

在彼得堡，所有年俸四百卢布的人都有一个难缠的敌人。这个敌人不是别的，正是北国寒冷的天气，尽管有人说，这是有益健康的。早晨八点多，当人们去机关上班的时候，它就开始耍起威风，肆无忌惮地迎面袭来，刺着大家的鼻子，可怜的官员们完全不知道把鼻子藏到哪儿去才好。这个时候，就算是身居高位的大人物也被冻得脑门生疼，眼泪直流，可怜的九等文官更是毫无防御之力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是穿着那件单薄的外套拼命跑过五、六条街道，然后在门房里使劲地跺脚，直到在路上被冻僵了的办事能力都暖和苏醒过来为止。

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最近感到后背和肩膀冷得要命，虽然他总是尽可能快速地跑过那段距离，但寒冷依然没有远去。他意识到，问题出在他的外套上。回家之后，他仔细检查了一下，发现背部和肩膀上的几处地方，就只剩下一层单麻布了，呢子早就磨得不能挡风了，就连衬里也已经破烂不堪。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的外套早就成了官员们的笑柄，它早已配不上外套这一高雅的名号，只能被叫做罩衫了。的确，它的构造奇怪极了，衣领一年小过一年，因为都被裁剪下来做其他部位的补丁

① 法尔康(1716—1791)，法国雕塑家，曾为彼得大帝铸造青铜塑像。

② 即为彼得大帝铸造的“青铜骑士”像，位于涅瓦河畔。

了,这针脚也不像出自裁缝之手,歪七扭八,十分难看。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看了看,觉得是该把外套送到裁缝彼得罗维奇那里补一补了。这位裁缝就住在四楼,别看他是个独眼龙,还长了满脸麻子,但他修补起官员和其他人的裤子与燕尾服来,手法却相当娴熟,当然,是在他没喝醉或脑子里没有其他念头的时候。

尽管不应该喧宾夺主,可现在就是这么个规矩,写小说就要把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都介绍清楚,没办法,我也只好把这个裁缝彼得罗维奇拿出来讲一讲。以前,他就简单叫做格里高利,是一个地主家的农奴,自从领了自由证书^①以后,他就改名叫彼得罗维奇了。逢年过节,这个裁缝总是要大喝一通,后来更甚,只要日历上印着一个十字的宗教日,他便喝得酩酊大醉。这一点,他是恪守祖制的,就是跟老婆吵架,也必是满口的“土婆子”和“德国娘儿们”。既然提到了他老婆,那我们又不得不讲上几句,不过,遗憾的是我们知道的也不是很多,只知道彼得罗维奇的那个老婆总是带着包发帽,从来不围头巾。说到美貌嘛,似乎没什么可炫耀的,只有那些近卫军士兵见到她时,会从包发帽底下看她几眼,然后动动胡子,发出一些奇怪的动静。

通往彼得罗维奇家的楼梯上,说实话,洒得到处是水,污水横流,还有一股刺鼻的酒精味儿,熏得人眼睛生疼。我们知道,在彼得堡,每一栋房子的楼梯里都少不得这种味儿。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一边上楼,一边琢磨,彼得罗维奇会要多少钱,他暗自决定,最多只给两卢布,不能再多了。房门是敞开的,女主人正在煎鱼,弄得厨房里满是油烟,烟雾缭绕中,就连满地乱爬的蟑螂也看不清楚。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穿过厨房,女主人自然也没有发现,他直接走进房间,看见彼得罗维奇正盘腿坐在那张未上漆的大木桌子上,俨然一副土耳其总管的样子。他按

① 旧俄时代解除农奴身份的证书。

照平日里干裁缝活儿的习惯，仍然光着脚丫子。最先吸引人眼球的便是那只长着龟壳一般又硬又黑趾甲的大脚趾，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对它已经非常熟悉了。彼得罗维奇的脖子上挂着丝线束和棉线束，膝盖上盖了一件破衣裳，他想把线穿进针眼里，可是，几分钟过去了，也没能穿过去。此时，他正在昏暗的灯光下看着线头生闷气呢，嘴里低声埋怨着：“穿不过去！这个土婆子，可把我害死了，这个骗子！”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大失所望，他知道自己来的太不是时候，正赶上彼得罗维奇在气头上。他喜欢挑彼得罗维奇喝得醉醺醺的，或者像他老婆说的那样“这独眼鬼喝饱了猫尿”的时候来找他。那种情况下，彼得罗维奇通常都特别容易让价，每一次还会又是鞠躬又是感谢的，态度好得不得了。当然，这之后，他老婆便会哭哭啼啼地找上门来，说她丈夫喝醉了，工钱要少了。此时，只需补上十个戈比也就敷衍过去了。可眼下，彼得罗维奇看上去很清醒，所以肯定不好说话，鬼知道他会开口要多少钱。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清楚这一点，便想先回去，选择合适的时机再来。可正如俗语所说的那样，开弓没有回头箭。彼得罗维奇的一只独眼已经盯着他了，于是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只得开口说道：

“你好，彼得罗维奇！”

“您好，先生。”彼得罗维奇说着，一边用独眼瞟了一下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那双手，想要看看送来的是件什么活儿。

“我要请你帮忙了，彼得罗维奇，那个……”

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说起话来，总是夹杂着一些多余的前置词、副词，还有完全没有用处的语气词，好端端的句子就支离破碎了。要是说起一件很难办的事儿，他甚至连一个完整的句子也说不出，因此开头经常会先说：“这个，实在是，那个……”然后就没有下文了，以至于他自己都忘了要说什么，还以为自己已经说清楚了呢。

“什么事啊？”彼得罗维奇一面问一面打量着他身上的那件

制服，从领口到衣袖，以及后背、后襟和扣眼，一一打量过去，这些他都再熟悉不过了，因为都是他一手缝补过的。裁缝总会有这样的习惯：见面的头一件事便是打量你穿的衣服。

“我是为了，那个，彼得罗维奇，是外套，呢子的，你看，别的地方还都结实呢，就是灰多了点，看上去好像有点旧了，其实，它还新着呢，只是一个地方有点，那个……就是后背，还有肩上的那块磨破了一点，就是这儿，有点……你看，就这么点儿，补起来一点不费事。”

彼得罗维奇拿起罩衫，把它摊在桌面上看了半天，然后摇摇头，伸手从窗台上拿来一只圆形的鼻烟盒，上面还画着一位不知名的将军，这位将军的脸被手指捅破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四方的破纸片儿。彼得罗维奇闻了闻鼻烟，把罩衫摊开，对着光再仔细检查了一番，又摇了摇头。随后，他把衬里翻过来，再一次摇了摇头，接着打开画着将军像、贴着破纸片的鼻烟盒盖，拈了一撮烟丝塞到鼻子里，再把鼻烟盒藏起来，最后说道：

“不行，没法儿补了，衣服太破了！”

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听了这话，心猛地往下一沉。

“怎么会没法补呢，彼得罗维奇？”他几乎用孩子的声调恳求道，“就肩膀上磨破了一点，你不是有小块布料吗……”

“边角布料倒是可以给您找，也的确能找到，”彼得罗维奇说，“可是已经不能缝了，衣服都糟了，只要用针一戳，就会碎了。”

“碎了不要紧，打个大补丁不就行了。”

“大补丁也没处可打啊，根本没地方能下针，实在太糟了。说得好听点，这是呢子料的，说得不好听，它连一点风都承受不了，一吹就烂成碎片了。”

“哎呀，你就将就着给我补一补吧。怎么会补不了呢，实在是，那个……”

“不行，”彼得罗维奇肯定地说，“根本没办法补，这衣服实在太破了。您最好等三九寒冬的时候，把它做成包脚布，况且只穿

袜子也不暖和。袜子这东西完全是德国佬为了多挣点钱想出来的玩意儿(彼得罗维奇最喜欢有事没事地讽刺一下德国人)。看来,您不得不做件新外套了。”

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一听到“新”外套,眼前顿时一片漆黑,整个房间里的一切霎时变得模糊不清。他看得分明的只有彼得罗维奇鼻烟盒上那个脸上贴着破纸片的将军。

“怎么还要做新的呢?”他恍如在梦中一般,喃喃说道,“我哪有钱做新外套啊。”

“是啊,就得做件新的。”彼得罗维奇语调平静,简直是冷酷的语调。

“那么,要是做一件新的,它要,那个……”

“要多少钱,是吗?”

“对,对。”

“大概要一百五十多卢布吧。”说完,彼得罗维奇闭紧双唇。他就喜欢制造出那样一种气氛,喜欢突然给人一击,然后斜眼看着对方满脸尴尬的神情。

“一百五十卢布做件外套!”可怜的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惊讶地喊了出来,这大概是他从出生起第一次这样叫喊,平日里,他都是轻声轻语地说话。

“是的,先生,”彼得罗维奇说,“那还要看是做什么样的。要是再配上一个貂皮领,给帽子缝个丝绸里衬的话,就得要二百卢布了。”

“彼得罗维奇,求求你了,”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不再听裁缝说话,也努力不理睬他的神情,恳求地说道,“你就想办法给补一补吧,只要能穿就行了。”

“这不行,没用的,浪费时间不说还白白糟蹋钱。”彼得罗维奇说道。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听了这些话,彻底灰心失望了。

等他走后,彼得罗维奇站了好一会儿,他若有所思地抿着嘴,也不动手干活。他正为自己刚才的行为而得意呢,这样一

来,既保持了自己的体面,又没有糟蹋裁缝的手艺。

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走在大街上,还犹如在梦境中一般。“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?”他自言自语道,“我,真的,没想到,会变成这样……”沉默片刻,他又说道,“怎么会这样!我,真的,一点也没想到,根本就想不到。”之后又是一段时间的沉默,接着他又开口嘟囔:“怎么会变成这样?这,实在是,想不到,那个……这实在是……变成这样!”说完,他并没有回家,而是稀里糊涂地朝反方向走去。路上,一个烟囱清洁工用半边脏身子碰了他一下,把他整个肩膀都蹭得脏兮兮的;一大把石灰从正在施工的楼房上撒了下来,正好落在他身上。不过,他一点都没有察觉,直到他撞在一个岗警身上(这位岗警身边放了一把长柄斧,他正从鼻烟盒里往自己长满老茧的手上倒烟丝),这才回过神来。那岗警诧异地问他:“你怎么往人鼻子下面钻啊,不会走人行道吗?”他回头看了看,一言不发,便转身回家去了。此时,他开始集中思绪,清醒而真实地考虑自己的处境。他不再沉溺于梦里,而是坦诚理智地与自己对话,就像和一位可以敞开心扉的智者谈心一般。“不,不行,”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说,“这个时候不能再去找彼得罗维奇,他现在,那个……看样子,他老婆刚敲打了他一顿。我最好等礼拜天早晨再去,过了礼拜六晚上,他肯定睡眼惺忪,想要再喝点酒解解宿醉,而他老婆肯定不会给他钱。这时候,我给他十个戈比,那个,往他手里一塞,到时候,不论我说什么,他都会答应,那个外套就,那个……”

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就这么跟自己商量着,为这个想法感到欢欣鼓舞。终于等到了下一个礼拜天,他老远就看到彼得罗维奇的老婆出门去了,于是,便趁机去找他。彼得罗维奇过了礼拜六,果然眼睛斜得厉害,他耷拉着脑袋,盯着地板,完全一副没醒酒的样子。可是,就算这样,当他明白了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奇的来意之后,仿佛是有鬼推了他一把似的,清醒过来,果断地说:“不行,”他说,“您就做一件新的吧。”阿卡基·阿卡基耶维